

周紹良主編

敦煌文學作品選

周紹良 高國藩 項楚 選注
張錫厚 張鴻勛 顏廷亮

敦煌文學作品選

中華書局

責任編輯：柴劍虹

敦煌文學作品選

周紹良 高國藩 項 楚 選注
張錫厚 張鴻勛 顏廷亮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順義冠中印刷廠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11³/₄ 印張·2 插頁·232 千字

1987 年 12 月第 1 版 198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0,001—5,500 冊

統一書號：10018·591 定價：2.75 元

ISBN 7-101-00227-7/I·35

雲詔集雜曲子弟寫卷開端
巴黎藏 P. 2838 號

此篇高祖嘗以天竺日觀音菩薩有美法師謂道俗有疑者
皆問之輪翠並持引大義廣弘明論卷之三有云石
經云諸佛後論謂諸法無常日觀音菩薩一箇小義以廣勝妙
意即云日觀音菩薩者此菩薩六外白家勸善云法師金不
能終不知仁所乘勝物法師又即謂云假越讀經似動何動者
否云云謂牛法師何以知之動者曰經云世尊昔昔持經時
物牛皆皆大咳又謂法師曰法師既云知仁所乘勝物今更謂諸
一經小書此來每經之上皆有諸法無常下而聖人知百十之金經
引經有法師意無對變更
高祖又嘗作內道摩耶有天德法師云五世一應二應三應是皆在
我高祖乃云法師非高祖誤遂令立其義義當時偏
生學士大德名僧義德百端無難問者動言動動難與
僧必不結舌無語高祖大悅即云動言法難動動則於
馬座前來未聞立論諸日者果云云後陶融清日內第
動言又超勝句後一節獨立問僧曰更有弟子有幾箇
師僧曰勝動言云向有兩師今其兩師已得無二無得
言云存其二是真不應有二師此得自一明二即非其動
言既以僧義不窮無難問之度乃謂僧曰向者爾問法師
主是好義法師既云無二無二無是非云問法師此義不得
云云弟子問天無二言主無二至云者天子之師佛也法師
答云無二言主無二言日觀音菩薩配於天子即是云法師
云是得此云云今有德廣師無動不照其重耳不曉得其生

倫敦藏 S. 0610 號
《啓顏錄》寫卷開端

唐代變文及其它(代序)

周紹良

自從敦煌藏經洞發現以後，除清理出大批宗教典籍及一些儒家經、史、子、集之外，還發現了一些俗文學寫本，這些久已絕跡於中國文壇上的東西，已經不爲人們所認識，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和不少的研究，學者們纔爲它尋找到一個適當的名稱，公認這是唐代的「變文」。

最早是王國維，他把這些講唱體裁的作品，泛稱之爲「通俗詩」及「通俗小說」，等到羅振玉把它整理刊佈出來，正式命名爲「佛曲」，原因是他認爲這類作品就是宋人所謂「說經」一類的肇端。徐嘉瑞作論文，鄭振鐸編目錄都沿用這一名稱。直到一九二九年，向達撰《論唐代佛曲》一文，纔判定「敦煌發現的俗文之類而爲羅先生所稱爲佛曲者，與唐代的佛曲，完全是兩種東西」。從此以後，對於變文的研究，在範圍、內容和體裁方面，又深入了一步。鄭振鐸首先採用了「變文」這一名稱，於是遂邀得學術界之公認，把這些俗文學作品統視之爲「變文」而無異詞，一直沿襲下來。

由於展開對這類作品的研究，原件也隨着編印刊佈，最早是羅振玉的《敦煌零拾》中的《佛曲三種》，接着便是王重民在《北京圖書館館刊》上陸續發表他在國外逐錄的一些原卷，劉復也編印了《敦煌掇瑣》，許國霖則把《目連變》等十二種輯入《敦煌雜錄》，鄭振鐸也把他收集到的錄文編入《世界文庫》。

於是比較重要的大都公佈於世。一九五三年我編印了《敦煌變文集》,最後,王重民、向達等經過全面的整理,把中國北京圖書館、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、法國巴黎國民圖書館所藏的俗文學卷子,彙集起一百八十七個寫本,校定成七十八種,編成《敦煌變文集》一書,這裏面凡是他們所見到並認為是變文的,可以說已經收集齊全。老實說,這是變文輯本中最豐富的一本書。

研究是不斷發展的,認識也是逐步深入的,過去籠統視為「變文」的東西,經過仔細辨識之後,僅就形制、體裁而論,大家已經看到它有各種形式之不同,是不能祇以「變文」一詞概括住的。現在略加區分如下。

一、變文

首先應該認識什麼是變文。

「變」的含意,過去曾有過一番討論,主張者不一,有的認為是梵文的轉譯,但結果並沒能找出有力的梵文對音。我過去主張「變」不過是「變易」、「改易」的意思,如所謂「變相」意即根據文字變為圖像,「變文」意即把一種記載變成另一種體裁的文字,這祇是就字面詮釋的。孫楷第先生在《變文之解》中曾這樣提到:

以圖像考之,釋道二家,凡繪仙佛像及經中變異之事謂之變相,如云《地獄變相》、《化胡成佛變相》等是。亦稱曰「變」,如云《彌勒變》、《金剛變》、《華嚴變》、《法華變》、《天請問變》、《楞伽變》、

《維摩變》、《淨土變》、《西方變》、《地獄變》、《八相變》等是(以上所舉見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、段成式《酉陽雜俎·寺塔記》及《高僧傳》、《沙州文錄》等書,不一一舉其出處)。其以「變」標名立目與「變文」正同。蓋人物事跡以文字描寫之則謂之「變文」,省稱曰「變」,其義一也。

用「變相」來解釋「變文」的含意,這是對的,在《王摩詰集》中有兩種不同題目,一種題作「西方變畫贊」,一種題作「繡如意輪像贊」,為什麼不都叫「變畫贊」或「像贊」呢?從文章內容體會,知道《西方變畫贊》所繪蓋為極樂國圖,而《如意輪像》則是多臂觀音。從這樣的啟發,因而想到「像贊」、「變贊」兩者歧異之處是什麼?後來到了敦煌,參觀了一些洞窟,初步得到理解,原來一些祇有單獨一尊繪像的就祇稱「××像」,如「彌勒像」、「觀音像」等;另外一些既有像還夾有故事圖者,也有祇是故事圖者,這便是「變」,如《八相變》、《維摩變》等,因之認識到:所謂「變」,應該解釋為「故事」之意,所謂故事圖像就是「變相」,而故事文就是「變文」。

敦煌發現的卷子,其原來標明是「變」或「變文」的,計有:

- 一、《漢八年楚滅漢興王陵變》(北京大學藏 倫敦藏斯五四三七 巴黎藏三六二七、三八六七)
- 二、《舜子至孝變文》(斯四六五四 伯二七二二)
- 三、《八相變》(北京圖書館藏雲二四、乃九一)
- 四、《破魔變》(斯三四九一 伯二二八七)
- 五、《降魔變文》(胡適原藏、羅振玉原藏 斯五五一、四三九八 伯四六一五、四五三四)

六、《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》（北京圖書館藏盈七六、麗八五、霜八九 斯二六一四、三七〇四 伯二三一九、三四八五、三一〇七、四九八八）

七、《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》（斯三四九一 伯三〇五一、二二八七）

八、《醜變》（斯四五一、二二一四、三五九二、伯三〇四八、二九四五）

九、《劉家太子變》（斯五五四七、伯三六四五、四六九二、四〇五一）

這些雖不是每個卷子都標有題目，但每題至少有一件標明題目，著明是「變」。另外從其體裁來看，顯著地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徵。如《漢八年楚滅漢興王陵變》：

二將辭王，便往斫營處，從此一鋪，便是變初。

二將斫營處，謹為陳說……

說其本情處，若為陳說……

陵母從楚營內，乘一朵黑雲，空中慚謝皇帝，祭禮處，若為陳說……

又如《降魔變文》：

舍利弗共長者商度處，若為……

解太子之嗔心，免善事之留難處，若為……

且看話間事由，若為陳說……

合國人民咸皆瞻仰處，若為……

又如《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》：

看目連深山坐禪之處，若爲……

目連向前問其事由之處……

卽至五道將軍坐所，問阿娘消息處……

政（整）衣裳，騰空往至世尊處……

又如《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》：

作是說已，遶佛三匝，還歸天宮處，若爲陳說……

這種「處」、「若爲」、「若爲陳說」等特用的詞語，也有一些變文中所沒有，不過都有另外一種特徵。如《八相變》：

遂遣金團天子，先屈凡間，選一奇方，堪吾降質。於此之時，有何言語？
釋迦真身從右脅誕出，當此之時，有何言語？

遇者傾膽之異瑞，當爾之時，道何言語？

又如《破魔變文》：

魔王當爾之時，道何言語？

姊妹三個，道何言語？

當去之時，道何言語？

又如《醜變》：

王郎登時見皇帝，道何言語？

令遣宮人引其公主見對王郎，當爾之時，道何言語？

這種以「若爲陳說」、「道何言語」作爲講唱交替時過渡詞句，都是這幾部變文所共有的特徵。（除了《舜子至孝變文》通篇祇是韻文，《劉家太子變》通篇祇是散文，因之沒有這種特徵。）

現在總結起來，可以肯定，凡是具有這兩種特徵的，它纔是變文。

根據這兩種特徵，我們可以檢查一下其它已經失去標題的卷子，到底有哪些卷子具有這樣特徵？

（1）「伍子胥」故事（斯三二八、六三三一 伯二七九四、三二一三）：

楚王出敕，遂捉子胥處，若爲……

（2）「李陵」故事（北京圖書館藏）：

看李陵共單于火中戰處……

李陵共單于鬪戰第三陣處，若爲陳說……

具看李陵共兵士別處，若爲陳說……

李陵降服處，若爲……

（3）「王昭君」故事（伯二五五二）：

榮拜是作煙脂貴氏處，有〔若〕爲陳……

明妃遂作遺言，略述平生，留將死處，若爲陳說……

乃哭明妃處，若爲陳說……

遂出祭詞處，若爲陳說……

(4)「張義潮」故事(伯二九六二)：

蕃戎膽怯，漢將雄豪百當千處……

殺戮橫屍遍野處……

(5)「張淮深」故事(伯三四五一)：

當天聞天處，若爲……

東望帝鄉，不覺流涕處，若爲陳說……

如何分袂處，若爲陳說……

迴鶻大敗，天假雄威處，若爲陳說……

(6)「目連」故事(北京圖書館藏成字九六)：

喉咽則細如針鼻，飲嚙滴水而不容，腹藏則寬於泰山，盛集三江而難滿，當爾之時，有何言語？

這六個故事卷子前後殘缺，標目早已不存，從它所具有的特徵，與前列一些標有題目的卷子的特徵是一樣的，因之可以斷定也是變文無疑。

所以在我看到的敦煌卷子中，除了明確標有「變」字的和可以考證出確認其爲變文的總共有十四

題。從內容來看，屬於民間流傳故事佔多數，而宗教性的則是其中一部，因之我們可以推定，變文原本是民間的東西，在當時是流傳的，所以吉師老《看蜀女轉〈昭君變〉》詩云：

檀口解知千載事，清詞堪歎九秋文；

翠眉嚬處楚邊月，畫卷開時塞外雲。

這是描繪他看一個蜀女轉變文的情況，他不是聽。根據詩意，應該祇是一人，大約與今日（單檔）鼓書相似。其吟轉時並且有「畫卷」展開。

這種轉變的場所稱為「變場」，見《酉陽雜俎·前集》卷五：

……其僧又言：「不逞之子弟，何所憚！」秀才忽怒曰：「我與上人素未相識，焉知予不逞徒也？」

僧復大言：「望酒旗、玩變場者，豈有佳者乎？」

吉師老看蜀女轉《昭君變》自然就在這種場所。

變文流入寺廟，由僧人轉誦，應該是比较晚的，如《破魔變》，就是五代天福年間為莊嚴府主僕射而作；又如《八相變》，大約也是同時期產物，文中也有：

……伏望府主允從，則是光揚佛日，恩矣！恩矣！

並且顯然都是在邊遠州郡。這些宗教性質的變文，它應該比《漢八年楚滅漢與王陵變》、《王昭君故事（變文）》等的產生，是晚而又晚了。

這裏附帶提到《破魔變》，有人認為它從體裁、形制看來應該是講經文，因為在開始使用了押座文，

並且有「經題名目唱將來」字句，文尾又有法師自白：「但某乙禪河嫡派，象猛晚修，學無道化之能，謬處讚揚之位。身心戰灼，悚惕何安，輒述荒蕪，用申美德」云云。事實上，這篇《破魔變》的開頭部分名為《降魔變押座文》，其內容所演乃無常道理，並無「降魔」內容，所以是否即《降魔變押座文》頗難確認，疑是用某一押座文而冠以《降魔變》之名，乃轉變者臨場挪用者。在押座文後為莊嚴文一段，與上引結尾駢句頌詞，顯然也是從別處移挪來的，某一臨時轉誦，於是把這三段又加《破魔變》拼湊成這麼一篇，遂成今日所見這樣，顯然原來並不是一體的。但從形制審之，也還是由一人轉誦，並無都講、法師，可見並不是講經文（「經題名目唱將來」可以理會是向聽眾提醒語句領會之）。

還有《頻婆娑羅王后宮綠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》的開頭，也有一段莊嚴文，其體裁與《長興四年中與殿應聖節講經文》的開頭頗相近，而這篇結尾也有一段法師自白：「佛法寬廣，濟渡無涯，至心求道，無不獲果。但保宣空門薄藝，梵宇荒才，經教不便於根源，論典罔知於底漠，輒陳短見，綴秘密之因由，不懼羞慚，緝甚深之緣喻。」與《破魔變》結尾也相同，都表明是由一人轉誦的，《頻婆娑羅王后宮綠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》的結尾是由和尚名保宣者臨時連綴成的。此文在標明「功德意供養塔生天緣」題處才開始是變文。

二、講經文

講經文在敦煌發現的俗文學卷子中佔重要的多數，它是說唱的結合體。過去研究變文的文章，實

際主要是研討俗講的形式，也就是這種講經文的形式，與變文關係是不大的。

俗講是由正式講經轉化出來的。因為講經不能為一般羣衆所能聽懂，於是興起這種俗講。《資治通鑑·唐紀·敬宗紀》寶曆二年六月：

己卯，上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淑俗講（胡三省注：釋氏講說，類談空有，而俗講者又不能演空有之義，徒以悅俗邀布施而已）。

胡注說明俗講是以說唱悅衆，與正式講經演空有之義是相對立的。

不過俗講總歸是承襲講經而來的，它承襲了講經的規範，由法師、都講合作組成。由都講誦經，而由法師說唱。今天在敦煌保存下來的講經文，就是法師使用作為說唱的底本。

爲了認識俗講的講經文，我們必須先了解釋家的講經。

首先我們要知道講經的起源，這並不是由印度傳來的，而是釋家承襲了儒家講經體制的。漢代經師，師徒傳授，即以講經傳道，據《後漢書·侯霸傳》：

師事九江太守房玄，治《穀梁春秋》，爲玄都講。

又同書《楊震傳》：

客居於胡，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，衆人謂之晚暮，而震志愈篤。後有冠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，都講取魚進曰：「蛇鱸者，卿大夫服之象也。……」

楊震有講堂與都講，可以想見儒家經師與都講合作講經的方式，早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前，即已如此，而